國民日報

湖南
（第七〇六八號）
今日一大張售價每份五萬元
發行人 丘良任
社址：長沙泉倉坪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
電話：湖南省政府總機轉

國大第二次預備會議 決增加主席團名額
推胡適等慰問絕食民選代表

【本報南京三十一日專電】國民大會第二次預備會議，今晨九時二十分舉行，胡適主席。首由洪蘭友報告人數，已報到者一九六七人，實到一八六二人。會議開始後，即有代表王尚質提議，慰問絕食民選代表；胡適說明于斌前往勸慰經過。繼有趙庸夫提出，對舉辦選舉者應予懲辦，因彼等之失職而隨成種種糾紛。通過增加主席團名額案。

【本報南京三十一日專電】絕食民選代表，實行絕食抗議，仍持續中，現仍安置在大光路第五招待所。記者往訪，彼等大都體溫下降，精神疲倦。據告：「在國大開幕的那一天，清晨五點鐘，即有十位絕食代表絕食二十小時後，彼等正坐於大會堂之第二層，忽見有紳士環之人物，……五位紳士將彼等連拖帶拉出會場，推進交通大卡車，以三四十人保護送入第五招待所，行動便失去自由。」

國大首次預備會議
對選舉主席團意見 秘書處整理後提出報告

上海歌舞禁跳休
禁舞無下文將不了了之

社論 關於修改憲法問題

何應欽抵滬
舉行記者招待會 報告軍參團情形
聲明無意競選副總統

政院救濟特捐委會
特函請何應欽捐款倡導

滬各界開會歡迎何應欽

聶雲臻匪股回竄冀西 平保綫又趨緊張
平綏東西國軍在永嘉堡會師

陝北收復甘泉

傳王陵基將主川 熊式輝再度主贛

周士弘談：開灤趙各莊煤礦爆炸事

本年夏令時間五月一日開始

居正將競選總統
副總統競選：青年黨將推曾琦，民社黨可能由張君勱出馬

威海衛·蓬萊·龍口 國軍將予放棄
蘇北皖北繼續進行激戰

國大花絮
本報南京三十一日專電

本報記者 巡視西南動脈
黔桂路全段通車須待明年底 長沙貴陽五月開始公路聯運

川康邊胞抵京觀光

美參院通過援華案

三億六千餘萬元作經濟援助
另以一億美元作爲軍事援助

范登堡一篇聲明對我表示熱切友誼

【中央社華盛頓三十日專電】美參院今下午五時十五分，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援華法案，此項未經修改即獲通過之法案中，以三億六千三百萬美元作爲對華之經濟援助，另一億美元贈予中國由其自擇作爲軍事用途，參院係經五小時辯論後，始通過此法案，參議員勃里奇今未提出請授權及增加軍事援之修正建議。

【中央社華盛頓三十日專電】美參院今已正式開始辯論援華計劃，……

范氏對蔣主席表示眞摯敬意

張羣院長十項自助計劃 范氏亦極表贊許

日本工潮未已 煤礦工人繼起罷工

國際共管原子能 美國建議不再商談 英法比加四國一致同意

四國同床異夢 對日委會名存實亡 四個月內僅討論過一項問題

菲嚴密防範共產主義入境

日本本年度預算 將增至三千億元

仰光緬甸共黨 搜查總部

解決房租糾紛問題 警局考慮擬訂辦法

河谷湧到昨往下瀉 洋紗由盛而衰又跌數百萬元 食鹽倉價增漲二十萬元一担

取締囤積日需用品 經部修正實施注意事項

上海昨日市情

廣州市情

金城等四銀行增加資本合併

輪船業票價今起調整

長沙市各報聯合啓事

近以紙價高漲，成本激增，各報入不敷出，爲維持發行，經報業公會決議，自四月一日起，本市各報報價，一律改訂爲每日每份一萬五千元，每月每份四十五萬元，其餘四開八開報按照比例增加，以維業務，事非得已，尚希各界讀者亮察。

長沙市政府公告

查本市不敷國民身分證業經本府招商印就，茲發各區頒發，茲規定每證收取工本費國幣五千元（每證印刷費三千元，辦公費一千元，區補助費一百二十元，保補助費一百六十元，共四千二百八十元，其餘七百二十元彌補赤貧免收工本費用），除呈報備案外，合亟公告。

財會民三字第一四〇號

中華民國卅七年三月卅日

市長 蔣崐

中央重視湘省防務 將在衡陽置重兵

作爲防共匪渡江之機動力量

王主席昨與記者談治安問題

【中央社訊】湘主席王東原昨接見中央社記者，就所提各項問題，逐一作答如次：問：衡中綏靖會議後，本省今後治安部署，有無新的決策？答：此次會議中，有關本省治安之重大決定，當爲十六，十七兩綏靖區之設立，該兩區綏靖機構組成，本省北部左右門戶，已有財力，防匪南犯，可說制敵機先……

公教人員待遇 省府正籌改善辦法

大庸事件大體已獲解決

動盪的湘潭

記湘潭市區的一次匪警

本報駐潭記者 雲念霞

各業工資

今起分別調整

長縣參議會

舉行第八次大會

桂東匪回竄八面山

我保警隊正繼續清剿中

對行憲國大名稱 湘制憲國代有建議

已電請籌委會密切注意

省參會駐委會

舉行第十三次常會

湘辛亥首義同志會 程潛被推爲理事長

蒲霽春撤職

永明警察局長

昨日召開組務會議

兒童節籌備會

湘省將設兒童救濟分會

武岡傳雷氏

產一猴一蛙

沅茶公路劫案

已捕獲匪徒廿餘人

各縣自衛總隊 限期編組完成

清剿軍事歸綏靖區指揮

湖南廣播電台

增播本省新聞

來函照登

北大三三事

爲求最低的生活 員工力請配麥粉

搶救教育危機發表宣言

資興樂成中學

學生毆打教員

平津兩地區

不參加全運

留學生出國

央行核准結匯

國民公園

★新四一七期★

中原的黃昏

茵夢

黃河，從西北的高原，挾着巨量的泥沙，叱嗟着流經中原。所以中原的土地，是黃河的冲積地。土壤的顏色，是血一般的殷紅。歷史是殘酷的！

我們試一翻以往的史跡，自從上史以來，中原就是浸在戰爭的血海中一直到了今天，還在繼續的流血。那殷紅的血跡，染遍了歷史的每頁，配合着黃土的色彩，你看了，定會感到目眩，你聞了，準還能嗅到往古的腥味！

黃河流域的中原，是我們民族的發祥地，人類的歷史，都是在戰爭中延長的。每經過一次歷史上的戰爭，我們的民族，就更擴大了一次。所以幾千年來的中原，是在血海中，是在殷紅的土壤上，育結着光輝的花朵。文化，得着血的灌溉，是發發的肥壯了！

現在的河南，伏羲氏的國都，在淮陽；黃帝的都，在今天的新鄭；山東曲阜，是舜的國都；在河南；帝禹的都，在山西的臨汾；堯的都，在山西的永濟；至於長安，洛陽，更是歷史上的名都，開封。

我曾以往在黃河流域中各省旅行過，在今天靜靜的回憶着中原的距離，在風沙中的血染成的英名，不禁感到那中原的悲哀！

路過東隴海，津浦兩條鐵路，平漢，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縱貫中原的，是從徐州到鄭州的交叉點。

長安曾經發生過多少舉世驚心的事變，在古代是中國歷代的國都；在現在，是鐵路的陸瀆，在黃河之濱，像一顆明珠；在洛陽，鄭州，開封，有的是戰士的血，在黃土中色的碎石，被風沙捲起。

長江以南的花朵，米稻，豐盛的生活，花，是自古以來江南的名產。在徐州有一處古蹟「大風歌」的吟唱，飛鴻落地，今天感慨的是那悲壯的地方。

在民間還以「四面楚歌」的故事，演唱着那英雄的悲劇；漢高祖劉邦的「大風起兮雲飛揚」，也在這裏得着回應。

花，在中國的城市裏，徐州的子孫在漢末以來，是三分天下的戰場，雖然下邳的古蹟，已經荒凉了，陽光照耀中，還有古時代的生存。

在古代，這裏的人民，是黃河上，統治的大河的子孫，人們居住在中原，因為黃土的溫暖，是寂寞的！

黃昏，夕陽放射着黃金的光彩，我站在河的岸邊，對着吐哮的黃河子孫，聽着遠處的漁歌，以及南岸的人們的哭聲，和一些古蹟，在這黃昏的時候，我想起了這樣的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寂寞的中原，每當我踏過中原的每一寸土地，是那村鎮和城市，都有着荒涼落寞，在往古之感！

用鮮血灌溉在今天的中原，曾經染紅了的土地，以千百倍的鮮血，也培育不出野草來了。

戒酒篇

栗青岩

不管是一直到今天，我的生活却是在「酒」，在情感上否認的是一個受傷害最慘烈的智力，是人們的健康技能，遭受殘酷的誤解，被毀滅：直接間接工作，都是受了「酒」的影響。

我常說：「酒是屬於聰明人的，聰明人做了「酒」，然而做人一碰着「酒」，却立刻變成了多少自作聰明的人，這種情形下，是常常為它裝飾弄得甚至致了半生是由於家庭環境。

小人物，乾杯的時候，只是一個人，是從來不容許別人的。

酒的關係是一件由於失戀生活的刺激，年少的時候學會了喝「酒」，久而久之，成為嗜好。

於是每當煩悶的時候，我總是拚命地喝「酒」，正如唱「醉」和「醉」，像一個瘋子在街上亂跑，忘掉了自己。常常在地中常在宴會中和一些朋友，喝得很醉，我總是在舉杯的時候，我總是懦弱的度量，當一個人沒有辦法時。

我的原氣，一個人我的，從此，每當我不為，我總是不容許喝醉的。

得着煩悶的時候，才能以酒消愁，從而減少與酒肉朋友的往來，每逢必醉，必狂，是何等的豪邁，為此，健康智力工作都受了不少影響。

我戒酒，是有朋友和兄妹們常勸：「戒酒吧！」但總是說：「酒是人生的，只是人的忠告，假使你能記着，你總是戒酒。」

這一次，當時我總是表示誠意的接受，可是一旦……

唱起「酒」來，不知不覺又忘記了他們的忠告了，我自己也發過多少次戒酒的決心，結果總是像戒煙一樣，戒了多少次，破了多少次，但是永遠戒不了。

但「酒」則是一種消耗，補損害，以「酒」來醉過非常的健康，最近一次，我大醉了，過後又大醉，過後後悔，遭遇了反常的大醉，規勸我的朋友們，尤其規勸我下了決心：於是我下了決心！

首先是把所有的酒具打破了，我特地買了一個精緻的酒壺，鎖在家中，並且貼着「戒酒」的標語，表示了我戒酒的決心。我知道和兄妹們說：我已經下了決心戒酒，但我怕的不是我一人，你們以後再遇着我喝酒，請你們勸阻我，或者把我的酒杯打碎……我想我不會再破戒了。

三十七年春於長沙

沒落的城

小遙

（一）

它，荒僻的小城，破落在荒山之中，寂寞的，像一個古老的苦人，靜靜地蹲在那裏，沒有人起來使它發着的……

小城的街道，依着山勢，起伏的狹窄，它的房舍，破敗的，在門口的一些屋子，它們排列在那裏，沒有生氣，不少的人們，不肯撫，它們是一樣的，在月裏，打着寂寞的光，和一個，淹死者，更以依靠着他們的水。

（二）

從古老的城墻上，大白天裏也聽得見的嘶聲，在城裏，以前時候，掛着刀劍的，打着人民的聲音，它們的時候，小城的寂寞，是鐵器，像一片寂寞的，雞叫聲裏，夜裏的小城，被籠罩着，小城，從四周的亂山中，悄悄的爬進了夜的睡衣。

（三）

廣場在小城的邊緣，從前是一片荒地，野狗在這裏翻動着，拾荒者在這裏走動，人們從四周來的，已經不知道是多少年代了，落在茅屋頂下的那一個泥屋，這一塊土地，便成了廣場，司令台出，它們便由此，球場，在新年裏，滑落了，孩子們在這兒，春天，人民的紙鳶，起在夏天，夜裏，他們說着老年人的故事，最熟悉的家屬，對着秋天的月亮，說出這山城里的故事。

過一個深巷里，夜裏，更鼓響着，椰聲，巫師在念着咒語，鳴咽的牛角聲，傳到了附近的山城，喚醒了孩子們，卻給召了去。

過一趟，黯淡的古樹，在月亮上下，蒼老的白果樹，抖落了月亮的光，在夜裏，像個城裏的小人們，永遠在寂寞中，希望的人們了。

（四）

路口，這兒是小城最熱鬧的地方，各色各樣的汽車，站在這兒，守望在交叉的路口。

穿過了這裏，著名的金光，彩色的汽車，那些肥胖的旅客，遠方城市里的，也顯示了小城的繁榮。

上過這城的老爺，一生也沒有出過這城，對着這些孩子們，卻指手劃腳的，對遠方的想望。

那些白天，為生活而忙碌折磨着自己的小販，在這裏，爭着在這裏，有着猥褻的笑聲與雞蛋，穿過鄉村的大都市里去，從這裏輸送到外面，來的是綿花，女人用的香煙，玻璃籃，出來，也從這裏運了進來。

這一條輪血管，是公路，從城之外的郵非的血管，一條輸血管，正緊緊接着小城的咽喉。

四八，初春於故里

都市的春天

呂亮耕

像憤怒的蜜蜂擁着屠夫，詩人，要投入那綠色芬芳的火野，像在鐵檻內來往的困獸，東衝西撞在尋找都市的春天。

通過那沒有列着樹的街，沒有一點春的意象的街，陽光，陽光，滾動金色的輪子，趕着駿馬給世紀末的都市奔赴。

道貌岸然的摩天樓，——都市的秩序的排列，流行歌曲——神經衰弱的都市的脈搏：在給不景氣的市場催眠。

那閃亮的流線型汽車，就像金光色的蟲蹬，蹬地爬過，那鐵案的人力車一長串，就像螞蟻隊拖走他們的口糧。

而人，那麼多的人，人，人……，失業的行列，飢餓的行列，多少對失神落魄的眼睛，在尋找春天，不——在尋找職業和麵包。

除去花舖子玻璃櫥陳列的花卉，詩人再也找不出一點春天的迹象了，而天塵樓外的一角藍天，使人狂渴地昇起鄉野的想望。

浪漫作家喬治桑

吳重

小說家詹姆斯批評喬治桑為：頗有男子氣度一樣；但她給我們的最後印象始終是——一個女人，一個法國女人。

被認為十九世紀法蘭西最傑出的女小說家與女權論者——喬治桑。杜賓，是一個孤女，父親是莫勒元帥的副官，在她幾歲上就墜馬死了。母親是巴黎某鳥商的女兒，在杜賓大子的父親是一位巴黎來的大學生。兩年後，喬治桑帶着她的未成名的小說和兩個孩子離開了諾罕花都巴黎。

作死後，她就被迫離開了她的愛女，年輕的喬治桑在一個深黑的夜裏，被她的祖母領到家裏的地方，將她亡父的頭蓋從棺裏挖出來，向着這拜懼的女郎說：「死者應從我們受到眼淚以上的親讓。親吻你父親的這骷髏吧！」喬治桑默然服從了，這可怕的印象不久就使喬治桑變成一個半神經質的女郎。

她在家園裏造了祭壇，開始過一種半神化的生活，直到她的祖母逝世時，她已是二九華年的少女了。不久就和杜台溫男爵結婚。生了一個兒子莫里斯。她的浪漫生活自此開始了，並且創出她的浪漫小說的提容。

有一天，在她的家中出現了一位蒼白面容的青年喬治桑自己說：「他（她）將作我的第二個精神上的丈夫，」他之久，們在精神上不很融和的維持了兩年，直到喬治桑的第二個孩子出世，這孩

二十七歲的喬治桑到了巴黎是欲著狂了。當時的巴黎正沉浸在蓬勃的浪漫運動裏，巴爾扎克的戀愛小說成了最好的笑談資料，花花公子和浪蕩兒幾乎成著浪漫小詩人，喬治桑本能的愛上了瘦弱的小詩人桑獨，從她的毫無拘束的浪漫行為和思想，設計了一種短褲，三角袍布，而使她蒙上了戀愛至少的大衣的婦裝。而使她蒙上了娼婦的醜名。

她的浪漫小說也在這時流水一般的產生出來；那些半悲半喜的戀愛故事

年。

在那一串感情如潮水澎湃的日子裏，喬治桑却表現了極大的寫作熱忱。每一個村的大半又都是攫取自她的私生活的收入，維持了她與她的孩子，那些小說的情人的生活。

在喬治桑的最後幾年裏，是她在政治與著作方面最輝煌的時期，在那個年代裏，她以念遺的女權論震動了整個法蘭西。

得了廣大的讀者——尤以婦女們——的同情與熱愛。喬治桑高興的說：「我寫小說時，常常把她們放在心上。」

喬治桑不久又脫離了桑獨，投入小說家梅里美的懷抱。後著却不很久的時間以後，她又給她五個法郎就離開了她。喬治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侮辱的一人總紀聞着戀愛，結果也祇贏得那個化身。一句吒罵：「娘呀——她的好友——大你真是討厭的化身」她告訴她說：「假如你……」那麼你就戀愛批評家聖佩韋，此時流淚，那麼……」然而她提得終於找到了一位能夠互相尊敬的情人——作曲家蕭邦，她們的結合竟維持了九年。蕭邦比她早逝二十七

園

漁溪



一天早飯後，我站在後園的菜地里，剛下過雨的天空，雲飛得很快，風也一陣緊一陣，看情形不久又有一遭傾盆大雨來。

薔薇，孤立在園西北角的那棵桃樹，淡紅色的，遠遠的望去，綠綻起街彿只點綴得幾顆，疏疏落落的，幾天的雨水，把枝椏刷洗得乾乾淨淨。

園的周圍是一抹土牆，牆上面鋪了一層茅草，茅草上面又是一層富有黏性的黑色土壤；時間一久，那散在茅草上的泥土也像平地一樣，一到春季就發生植物。而牆的兩面更是綠油油的，枯了的爬籐換成青色，鮮嫩的葉子，又多又密。我不大記得它開花的時候；但我知道它開花的顏色是粉紅，淡綠是白色，而形狀是像銅鈴，又像一支小喇叭，我就叫它作喇叭花。

我常時到園裏散步，尤其是清晨，一我提了那個鳥籠，把大大小小的雞子一齊趕出，讓它們自由自在在園地里活動。據說雞要啄野食吃才長得肥大，園里這地都是丟棄了的菜葉，而園土最為鬆軟，也最易於捕獲藏在泥土里面的小蟲兒。

春天，下雨的日子多，我常把自己關到房里，我住的這間房子窗欞就面對這個菜園。在不經意中，我看見剛播好種籽的菜畦又是一片綠色，這個園不是我的，我是客人，但作為客人的我看見那片綠色也有喜悅。

開着的桃花就像插在我的案頭一樣，窗外襲來一陣風，帶來園里的泥土氣息，也帶來花的香味，既使是多雨，心情畢竟還是春天。

